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  
德 国 哲 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  
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商 务 印 书 馆

世 纪 德 国 哲 学 选 阅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  
德 国 哲 学

北 京 大 学 哲 学 系  
外 国 哲 学 史 教 研 室 编 譯

商 务 印 書 館

1962 年·北京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商 务 印 行 室 出 版

北京布帛胡同 16 号

(北京布帛胡同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02)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崇文印 制 厂 印 制

统一书号：10004·47

1990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590×880 1/16

199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304 千字

印张 18

印数：2,001—50,000

定价：10.00 元

## 前　　言

这部“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輯”，是供学习哲学史的同志参考用的。如果同志們感到学习哲学史时需要閱讀原著，但是因为西方古典哲学著作卷帙浩繁，一时不知如何着手，或者由于語文的隔閡，直接閱讀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原文还有一定的困难，那么，把这部选輯当作参考資料来閱讀，可以有所帮助。

这部选輯按照时代先后，分为下列六卷，古希腊罗馬哲学，欧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十六一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一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

这部选輯以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点为选录的指导原則，选录的重点是唯物論著作，然而并不因而忽略主要的唯心論派別。我們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內，能够通过所选的材料，显示哲学史之为唯物論对唯心論的斗争史。

这部选輯以大量的原始材料为根据，并曾参考过許多国家出版的选本。但是我們的科学修养和語文修养水平都还不高，而且这种选譯工作对于我們來說还是第一次，因此，无论就編选或就翻譯說，一定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我們誠恳地希望专家和广大讀者多提意見，以便改善。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 目 次

## 前言

一 康德 .....	1
純粹理性批判 .....	1
緒論 .....	1
先驗感性論 .....	15
第一節 空間 .....	17
第二節 時間 .....	22
先驗邏輯 .....	29
緒論 .....	29
知性的純概念或范疇 .....	33
知性純概念的先驗演繹 .....	37
第二類比 .....	47
先驗的辯証論 .....	57
1. 緒論 .....	57
2. 純理性的二律背反 .....	62
道德形而上學探本 .....	72
第一章 由普通的對於道德之純理的知識轉到對於道德之哲學的 知識 .....	72
判斷力的批判 .....	84
美的分析論 .....	84
鑒賞判斷的第一個契機，即按照質上來看的 .....	84
鑒賞判斷的第二個契機，即按照量上來看的 .....	92
鑒賞判斷的第三個契機，即按照在它們裡面觀察到的目的的關係 來看的 .....	100
鑒賞判斷的第四個契機，即按照對於對象所感到的 愉快的情狀來看的 .....	116
二 費希特 .....	125

知識学基础 .....	123
第一部 知識学的原理 .....	123
“知識学”引論第一篇 .....	137
<b>三 謝林</b> .....	162
先驗唯心論系統 .....	162
導論 .....	162
第一篇。先驗唯心論的原則 .....	174
<b>四 黑格尔</b> .....	197
精神現象学 .....	197
序言 关于科学認識 .....	197
当代的科学任务 .....	197
从意識到科学的发展过程 .....	207
哲学的認識 .....	219
哲学研究的要求 .....	235
大邏輯 .....	245
第一版序言 .....	245
第二版序言 .....	250
緒論 邏輯的一般概念 .....	262
第二卷 主觀邏輯或概念論 .....	273
概念总論 .....	273
小邏輯 .....	287
导言 .....	287
第一部 邏輯学 .....	292
概論邏輯学性質 .....	292
邏輯学性質詳究及部門区分 .....	298
第一篇 有論 .....	303
甲 質 .....	304
乙 量 .....	311
丙 度 .....	313
第二篇 本質論 .....	316
甲 本質之为存在的根据 .....	317
乙 現象 .....	323

丙 实在 .....	324
第三篇 概念論 .....	333
甲 主觀概念 .....	335
丙 理念 .....	339
哲学史講演录 .....	347
導言 .....	347
甲 哲學史的概念 .....	353
一、關於哲學史的普通觀念 .....	356
二、關於哲學史的定義的解釋 .....	364
三、哲學史的概念所产生的後果 .....	373
乙 哲學與其他知識部門的關係 .....	391
一、歷史方面的聯繫 .....	391
二、哲學與其他相關部門的區別 .....	396
三、哲學和哲學史的起始 .....	403
历史哲学講演录 .....	410
結論 .....	411
世界歷史是一種合理的过程 .....	410
世界歷史屬於精神的領域 .....	412
實現歷史原則的手段 .....	414
歷史上的偉大人物 .....	419
世界精神的目的 .....	422
美学講演录 .....	424
序論 .....	424
美是否可以作為科學思考的對象 .....	424
美的定義 .....	426
藝術的需要——認識與實踐 .....	430
藝術為理念的感性顯現 .....	432
理念與形象的不同程度的吻合——藝術類型 .....	435
第一章 總論美的概念 .....	443
理念 .....	443
理念的客觀存在 .....	449
美的理念 .....	450
五 費爾巴哈 .....	456

---

黑格尔哲学批判 .....	456
基督教的本質 .....	476
第一版序 .....	476
引論 .....	482
第一章 人的一般本質 .....	482
第二章 宗教的一般本質 .....	493
本論 .....	515
第二十八章 結束語 .....	515
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綱要 .....	524
未来哲学原理 .....	542
宗教的本質 .....	575
后記 .....	594
專名譯音对照表 .....	595

# 一 康 德

(1724—1804)

## 純粹理性批判<sup>①</sup>

(1787)

### 〔一〕緒 論

#### I. 純知識與經驗知識的分別

毫無疑問，我們的一切知識都以經驗開始；因為如果不是對象刺激我們的感官，既產生了觀念，又促使我們的知性活動起來，把這些觀念加以比較、聯結或分開，把感覺印象這樣一些粗糙的材料構成關於對象的認識，即經驗，我們的認識能力怎麼能被喚醒、因而活動起來呢？所以，按時間先后說，先於經驗我們沒有知識，我們的一切知識都以經驗開始。

雖說我們的一切知識都以經驗開始，但是並不能就說一切知識都來自經驗。因為很可能，即使我們的經驗知識，也是由我們得自印象的與我們認識能力（感覺印象只作為誘因）自身所供給的二者構成的。如果我們的認識能力作了這樣的增添，不經長時間的注意直到我們熟練於把它分開的時候，大概我們是不能把它同原始材料加以區別的。

① 根據 I.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 by N. K. Smith, London, 1929. 參考 J. M. D. Meiklejohn, 及 F. Max Müller 兩種英譯本，及藍公武的中譯本。原書除緒論外，分“先驗要素論”和“先驗方法論”二部分，現在選譯的是原文第 2 版（第 1 版 1781 年出版）的緒論和第一部分的若干章節，標題前加〔 〕號的序數是譯者加的。

因此，以下这个問題就至少要求我們更仔細地加以考察，不允許隨意回答，就是：是否有任何知識象我們所說的那样，獨立于經驗，并且甚至于獨立于一切感官的印象？这种知識叫做先天的（*a priori*），它与經驗的知識不同，經驗知識的来源是后天的（*a posteriori*），也就是来源于經驗。

可是，“先天的”這個詞並沒有充分确切地表示我們問題的全部意義。因为甚至于許多从經驗得來的知識，我們也習慣說是先天地具有它或能够具有它，意思是：我們之获得這知識，并不是直接由于經驗，而是根据一个普遍規則——可是這規則本身却是取自經驗的。例如一个人挖掘他的屋子根基，我們也許說他会先天地知道这屋子要倒塌，那就是說，他无需等待經驗到这屋子实际倒塌，就会知道这件事要发生了。但是他仍不能完全先天地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先要通过經驗，才知道物体具有重量，因而当支持它的東西被拿开时就会倒下。

所以，以下我們所謂先天的知識，将不是指獨立于这个或那个經驗的知識，而是指絕對獨立于一切經驗的知識。与这种知識相对立的是經驗知識。經驗知識只是后天地可能，也就是只有通过經驗才可能。先天的知識如果不包含任何經驗的东西，就叫做純知識。例如“每个变化都有它的原因”这命題是一个先天的命題，却不是一个純命題，因为变化这概念只能从經驗得來。

## II. 我們確實具有某些先天知識，並且即使普通的認識也決不會沒有它們

我們当前需要一种标准，把純知識与經驗知識确定地加以区别。經驗告訴我們一个东西是如何如何，可是并非說这东西不能不如此。那末，首先，如果有一个命題，当它被思想时，我們認為它是必然的，这就是一个先天的判断；还有，如果一个命題不是由推演

得来的，可是又具有必然性，那末它就是一个絕對先天的判断。第二，經驗永远不会給與經驗的判断以真正的或严格的普遍性，只能通过归纳給與它們以假定的和比較的普遍性。所以，我們只能正當地說，在到現在為止已經注意到的限度之內，这个或那个規則是沒有例外的。那末；如果我們認為一个判断有严格的普遍性，也就是說不可能有任何例外，那它就不是得自經驗的，而是絕對先天地有效。經驗的普遍性只是把一种适用于大多数情形的有效性任意地推广成为适用于一切情形的有效性，例如在“一切物体是重的”这个命題里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当严格的普遍性屬於一个判断的本質方面时，这就指示出一种特殊的知識來源，即先天知識的能力。因此必然性与严格普遍性是先天知識的可靠标准，彼此不可分。但由于应用这些标准时，有时表示出判断的偶然性比表示出判断的經驗的限制更容易，或有时也有这样情形：判断的无限制的普遍性比判断的必然性能更令人信服地加以證明，所以最好把这个标准分开使用，每个标准自身都是确实可靠的。

在人类知識里，实际上有些判断是必然的，也是最严格意义下普遍的，从而也就是純先天判断。把这表明一下是不困难的。如果要从科学里找例証，我們只要注意一下任何一个数学命題。如果从知性极通常的应用中找例証，那末，“每个改变都必有原因”这命題就合乎我們的目的。实际上，在这个命題里，原因这个概念非常明显地包含着与結果必然联系的概念，以及这規則有严格普遍性的概念，而我們如果企图象休謨那样做，从发生的事情与其以前的事情的重复联想，从起源于这重复联想因而只形成一种主观必然性的联結觀念的习惯，来引申这个概念，那末这个概念就会完全消失了。即使不求助于这类例証，也能表明純先天原則对于經驗的可能性是絕不可少的，从而証明那些原則的存在是先天的。因为，如果經驗凭借以向前进展的一切規則本身永远是經驗的；因之

永远是偶然的，那末經驗怎样会得到确定性呢？这种規則就很难算是第一原則。可是，現在我們可以滿意于已經肯定了我們認識能力确实具有純粹的应用这件事，並且已經表明这种应用的标准是什么。

在某些概念里，这种先天的根源其明显不減于在判断中。如果从物体的經驗概念里把一切只是經驗的，象顏色、硬或軟、重量、甚至于不可入性都除去，可是仍然剩下物体（現在完全不見了）所占据的空間，这是除不掉的。还有，如果从任何有形体或无形体的对象的經驗概念里除去一切由經驗所表达給我們的性質，可是有一种性質我們仍然无法拿掉，就是由于这种性質，对象被認為是实体或被認為是附屬於实体（虽然这实体概念比一般对象的概念更具有規定性）。这实体概念带着它的必然性，迫使我們承認它在我們的先天認識能力中有它的地位。

### III. 哲學需要一門科学來決定一切先天知識 的可能性、原則和範圍

但是比以前所說过的更特出的，是有某些知識离开了一切可能經驗的範圍，它們似乎使我們判断的範圍超出經驗的一切限制，它們这样做是利用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在經驗中从来不会有相应的对象。

我們的理性正好是利用这样的知識，在感覺世界以外經驗既不能作指导又不能作矯正的領域里，来进行一些研究。由于这些研究的重要性質，我們認為它們比知性在現象範圍里所能学到的一切更优越得多，并且在目的上更崇高得多。实际上，我們寧願冒种种錯誤的風險，而不願因为这种研究在性質上可疑，或由于輕蔑和漠不关心，就停止这种迫切的研究。这些由純粹理性自身提出的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上帝、自由和不朽。有一門科学，連同它

的一切准备工作，最后目的是为了专门解决上述問題，这門科学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最初的做法是独断的，它自信地做这项工作，一点也不預先考查一下理性能不能担任这样巨大的工作。

那末似乎自然而然，只要我們离开了經驗的范围，我們就應該經過細心的考察，保証我們企图树立的任何建筑的基础是稳固的，方法就是：对于已有的知識，如果未曾首先判定它是从哪里来的，我們就不要使用；对于不明了其根源的原則，我們也不要信任。那就是說，首先自然要考慮這個問題：知性何以能够先天地認識到这种知識？这种知識的范围、有效性和价值是怎样的？实际上，如果“自然的”这个詞是指合适地并且按理應該发生的事情，那末这当然是最自然的了。可是如果所謂“自然的”是指通常发生的事情，那末正好相反，上述的考察被忽略如此之久，乃是最自然、最可理解的了。由于一部分这种知識——数学知識——早就有了确定的可靠性，于是关于另一部分知識就发生一种有希望的推測，其实这部分知識也許会屬於完全不同的性質的。还有一层，我們只要出了經驗的圈子，就有把握不会与經驗发生矛盾。扩大知識范围的誘惑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有当碰到直接的矛盾时，才足以迫使我們停止往前进；而如果小心一点的話，在我們虛构的活动中，直接矛盾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尽管小心，虛构仍然是虛构。数学給我們一个光輝的榜样，它告訴我們，独立于經驗，在先天知識方面能往前走多末远。固然，数学所研究的对象和知識，只是以它們能在直觀中显示出来为限，可是人們容易忽略这个情况。由于直觀，在被思想的时候，本身能够先天地出現，因此它就同一个單純的純粹概念難以区别了。扩大知識范围的要求为理性具有力量的这种證明所誤引，于是就无止境地发展起来。一只敏捷活潑的鴿子自由飞翔时，把空气分开，感覺着空气的抵抗力，它也許会想象在真空中将飞得更輕些。正是这样，柏拉图离开了給知性以十分狭

隘範圍的感覺世界，駕着理念的羽翼冒險超出那個世界來到純知性的真空中。他沒有注意到費盡了力气也沒有前進一步——因為他根本沒有遇到抵抗力，而抵抗力却可以供作他能在上面站一站的支柱，他可以对着支柱使用力量，从而使知性活動起來。實際上，人類理性的通常命运就是尽快完成它的思辨的体系，仅只是事后再考究一下基础是否可靠。那时，为了再一次向我們担保基础是坚固的，就利用各种原諒的話，或者索性教我們根本不要做这样迟而又这样危險的一种考察了。但是在实际建立体系的时候，使我們消除一切顧慮和狐疑并且以一种似乎可以达到的完整鼓励着我們的是另一种情况，就是理性大部分或最大部分的工作是分析已經具有对象的概念。經過这种分析，就給我們大量知識，这种知識，虽然只是把在概念里已經想到不过想得不清楚的加以解釋或說明，可是至少在形式方面，仍然被推奉为新見解。但是就其內容來看，这种知識对于先前已有的概念并无扩充，只是把它們加以分析而已。由于利用这个办法，产生了真正先天的知識，可見这种知識的进行方式是确实的、有用的，而理性就恰恰因此被錯誤地引导着，不知不覺暗中偷換了一种完全不同类的知識，在这种知識里，理性給某些已有的概念附加上完全在它們以外的概念，并且是先天地把这些概念附加到上面。可是又不知道理性何以能有根据这样做。这样一个問題甚至从来沒有人想过。所以我就立刻來討論这两种知識的区别。

#### IV. 分析判断与綜合判断的区别

在一切判断里，當我們想主語对宾語的关系时（我只考察肯定判断，底下把結果应用于否定判断就容易了），这关系有两个可能。一种可能是宾語乙属于主語甲，作为（隐蔽地）包含在概念甲里的某样东西；另一可能是虽然宾語乙确是与概念甲有联系，可是它却

是在概念甲以外的。在前一种情形里，我把它叫做分析判断，在后一种情形，我把它叫做綜合判断。所以，分析判断（肯定的）就是我們想到那里面的宾語与主語的联系是具有同一性的判断；綜合判断就是我們認為宾語与主語的联系沒有同一性的判断。分析判断也可以叫做解釋的判断，因为宾語对于主語概念并没有增加什么东西，只是把主語概念分开成作为其組成部分的那些概念，我們認為那些概念全都是在主語概念里的，只是想得不够清楚吧了。另一方面，綜合判断給主語概念加上一个我們不會以任何方式想到在它里面的宾語，我們不能应用分析把宾語从主語概念里抽出来，所以綜合判断可以叫做扩充的判断。例如我說，“一切物体是有广延的”，这就是一个分析判断。因为我为了要发现广延是与我联系于“物体”的那概念联結在一起的，根本不需要到那概念以外。要发现这个宾語，我只須分析概念，使我自己意識到我一向在那概念里所想着的各样东西就是了。所以这判断是分析判断。但是如果我說：“一切物体是有重量的”，这个宾語就是与我在單純的一般物体概念里所想的一切全都不同的东西了，由于增加了这样的宾語，就出現了綜合判断。

經驗判断，就其为經驗判断來說，全都是綜合的。把分析判断建立在經驗上面，那是可笑的。因为构成分析判断时，我一定不要到概念以外，根本无需經驗的証据来支持它。“物体是有广延的”是先天地有效的命題，因而不是經驗的。因为，求訴于經驗之前，在物体概念里已經有了我的判断所需要的全部条件。我只需按照矛盾律从物体概念里抽出所需要的宾語，而这样做同时还能够意識到这个判断的必然性——这必然性正是經驗所永远不能教給我的。另一方面，虽然在一般物体的概念里并没有包括着宾語“重量”，可是这个概念指示出一个經驗对象，它指示这个对象是通过了这对象的諸部分中的一部分，而我可以給那部分再加上这同一

經驗的其他一些部分，这些部分就这样屬於那概念从而同它在一起了。开始时我可以用分析方法通过广延、不可入性、形状等特征来了解物体概念，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在概念里所想到的。那末，現在往往回看一下我曾从之引申出这物体概念的經驗，发现重量与上述那些特征不变地联系着，于是我把重量作为一宾語，使它从屬於那概念，而这样做时，我是綜合地使它从屬於那概念的，所以扩充了我的知識。因此，宾語“重量”綜合于“物体”概念的可能性，是依賴着經驗。这就是，一个概念虽然不包含在另一概念里，可是它们却相互从屬着（虽然只是偶然地）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些部分，也就是作为一个經驗的一些部分，經驗自身乃是直觀的綜合的联結。

但是在先天綜合判断里，这种帮助就完全沒有。在这里我没有在經驗范圍里环顧一下的方便。那末，当我企图超出概念甲，并且認識到另一个概念乙与它联系着，我依据着什么呢？这种綜合根据什么成为可能的？我們看“每个发生的事物都有其原因”这个命題。在“发生的某样事物”概念里，我固然是想到一个存在的东西，这个存在的东西之前有時間、等等，因而从这概念可以得出分析判断。但是“原因”概念却完全在那个概念之外，它指示着与“发生的事物”不相同的某样东西，所以根本不是包含在“发生的事物”这个观念里。那末我怎样就用完全不同的某样东西来述說发生的事物，并且了解到原因概念虽然不包含在它里面，可是却屬於、并且的确是必然地屬於它呢？在这里，当知性相信它自己能在概念甲以外发现一个对概念甲說是外来的宾語乙，可是同时却又認為这宾語乙与概念甲联系着，这时支持着知性这样做的未知的<sup>20</sup>是什么呢？这不能是經驗，因为我們想到的这个原則，它之把第二个观念联系到第一个观念上面，不只是具有較大的普遍性，并且也有必然性这个特征，所以这种联系完全是先天的，并且是以單純的概念为根据的。我們一切先天的思辨知識最后都一定依賴于这种綜

合的、也就是具扩充性的原則。分析判断固然很重要，并且也确实是必需的，但分析判断的重要和必需，只是为了用它获得在进行一种可靠而广泛綜合时所必需的概念的明晰，而这种綜合是将为所有以前知識带来真正增益的。

## V. 在理性的一切理論科学里都包含有 先天綜合判断作为原則

1. 一切数学判断，毫无例外都是綜合的。这个事实虽然无可爭辯地是确实的，并且在其后果方面极为重要，可是直到現在为止，那些从事于分析人类理性的人們都沒有注意到，并且实际上与他們的一切猜测都直接相反。由于他們見到一切数学推論都依照矛盾律来进行（这是一切必然的确实性根据本性所需要的），于是設想根据矛盾律就能認識到数学的基本命題本身是真的。这是一个錯誤的观点。因为固然可以按照矛盾律來認識一个綜合命題，可是要这样办必須有另外一个綜合命題作前提，并且一定要在那情形下知道它是来自那另外的綜合命題；永远不能光凭着它自己就可以这样办。

首先要指出严格的数学命題都永远是先天的判断，而非經驗的判断，因为它們具有不能来自經驗的必然性。如果有人对这还有异议，我願意把我的論断限于純数学，純数学这个概念就暗示着它不包含有經驗的知識，只包含純先天的知識。

固然，我們可以首先設想  $7+5=12$  这个命題是一单纯分析命題，設想它是根据矛盾律从 7 与 5 之和的概念得出来的。但是如果仔細考察一下，我們就会发现 7 与 5 之和的概念只包含着两个数目之联合为一个数目，而在这里面并未想到那联合两个数目的单个数目是什么。在单纯想 7 与 5 的联合时，根本沒有想到 12 的概念；我可以分析关于这样一个可能的总数的概念，不管分析多未